



時代跨頁

報道

我是誰？你是誰？

周冠威×葉應霖對談生命敘事

(頁4-5)

報道

信仰有幫助 教會卻成二次傷害

關志健：留意精神健康復元者共融體驗

德慧將結束實體書店 「閱讀不打烊」繼續文字工作

年輕人關注信仰在社會實踐 吳煥星與離散信徒同行

(頁3)

眾議園

安德烈：聖餐之聖在於基督的皇皇聖體

兼論「開放聖餐」問題

黃樂祈：聖餐需要界線，但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

溫南聲：讓家庭和父母的愛成為孩子心靈的安穩之處

(頁12-13)

專欄

王忻：絕處逢生伯明翰

歐偉民：一個借貸的來電

李馬：萬有悉統於基督

胡清心：愛能拯救當代的約伯嗎？

(頁8、10-11、14)

I'LL BE THERE FOR YOU

與照顧者同行

今年頭九個月，本港已發生六宗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倫常慘劇。雖然政府近年推出不同的照顧者支援措施，悲劇仍頻生。即使九月底社署發起「齊撐照顧者行動」，但上月再有抑鬱母用刀刺傷智障學生子後，刺腹企圖輕生。不同類型的照顧者，處境、壓力各異，究竟他們面對甚麼困境？現有的照顧者政策是否到位？社福界如何在現行政策中補位？民間力量與教會團體可怎樣與他們同行？

採訪：林倩恆

望將監護權交予社署，故現在正物色親友擔任子女的監護人，並正為一對子女申請輪候院舍。

智障人士步向成年 家長最吃力

Jack的分享是普遍智障人士家長的心聲。懷智總幹事陳國明指，許多家長擔心若自己有病住院，甚至他日過身，子女就沒人照顧。「我們有位接近八十歲的家長，每天堅持跑十五公里，只因一個信念：無健康嘅身體，照顧唔到佢（子女）！」他補充，不少照顧者覺得只有自己可處理子女的問題，甚至非必要的話，都不想子女入住院舍，這想法往往加重他們的負擔。

無疑，當智障子女年紀尚幼，家長除了體力上較容易控制他們外，特殊學校亦有豐富資源配套，緊貼智障人士的學習需要。惟一旦步入十八歲成年階段（最遲延至廿一歲），智障人士由教育體制轉到資源相對少的社福制度，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未能即時入住院舍（平均輪候時間約十二年）；即使進入庇護工場，訓練也不如特殊學校緊密，智障人士的行為問題可能變差。陳國明認為，家長在這個階段最為吃力。有團體便要求政府盡快加強特殊學校畢業生的離校支援服務，幫助他們適應生活。

被問到目前社署支援智障人士的制度是否不足，陳國明認為，每個家長需要各有不同，難以一概而論。但他相信現有服務對家長有一定幫助，問題在於家長是否知道或願意採用。「政府今天設立一站式熱線是好的切入點，讓家長知道有哪些合適的服務，不過政府也要加強教育照顧者（求助）。」

關懷家長身心社靈 重建個人價值

當今天業界要求政府制定照顧者為本政策、建立照顧者資料庫，陳國明強調，「要有照顧者為本的政策，應先有以殘疾人士為本的政策；要建立照顧者資料庫，必先有殘疾人士資料庫」，只有識別出真正的照顧者，才能對症下藥。他重申，如果社會能夠讓殘疾人士得到適當照顧，照顧者的壓力自然減輕。

(下頁續)

今年六十七歲的Jack，育有三名子女，長女智力正常，而現年卅二歲的二子及廿三歲的孺女，都分別在幼兒階段被評為中度智障及患有自閉症，兩人現於基督教懷智服務處（下稱懷智）轄下的庇護工場接受訓練。回想昔日兒子接受評估時與專家的對話，Jack仍心有不甘。「我問（母嬰健康院）專家自閉症、智障會否遺傳，他說不會，但我覺得他給予錯誤信息。」之所以有此反應，皆因Jack原本希望誕下孺女，日後有人可分擔大女照顧弟弟的壓力，豈料事與願違。

寧白頭人送黑頭人 憂子女變孤兒仔

在社工協助下，Jack相當積極為子女鋪排將來。Jack認為，子女由學齡階段入讀特殊學校，到成年後進入工場受訓，都得到託管，減輕了家長不少負擔。然而，這並不代表他的生活輕鬆自在。現時Jack與家人親自照顧一對智障子女，他形容，每次帶兒子上街都「好痛苦」，皆因兒子經常發出噪音，且成年後身型魁梧，不時惹來途人歧視目光。有一次，兒子在酒樓見到某食客戴著名錶，即上前捉著對方的手注目良久，幸獲對方諒解，亦未有發生不愉快事件，但已令Jack抹一額汗。

即使孺女相對安靜，Jack在家中仍未敢放鬆。原來當女兒見到多於一件同款物品出現，便會想盡辦法消除「多餘」的那些。她曾把家裡其中一個遙控器扔出窗外，又試過將多出的洗頭水倒掉；Jack惟有將家中物品小心儲起，並鎖緊窗戶。此外，常人眼中的小事，對智障人士家長來說都是大件事。例如Jack孺女近年懷疑有糖尿問題，想做血糖測試，但為智障人士「篤手指」難度極高，令Jack大感頭痛。

相對這些生活瑣事，Jack更擔心自己與太太總會百年歸老。「作為照顧者，唯一的希望是『送子女一程』。」奈何，今天智障人士的平均壽命延長，以老（父母）護老（子女）的情況漸見普遍。Jack直言，不想子女變成「孤兒仔」，亦不希

社評

照顧者悲歌的生命詰問

關於照顧者孤立無援或拒絕求助所造成的慘劇，近來在香港時有發生，引起公眾關注；一些最終導致有人死亡的隱閉個案，更令聞者心酸。當局的照顧者政策若得到落實，當然有助於照顧者（及被照顧者）有機會得到所需的資源調配；然而在社區層面，民間社會的守望相助，才是讓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需要（特別是隱閉個案）讓人知曉並加以支援的關鍵。就如近期頭版專題提及，只有真正接觸到照顧者，才能讓支援發揮效用。這些結連，並非靠宏觀的規劃就能達成，而是需要微觀生活層面那些發自內心的鄰舍關顧。

必須指出，近日社會對於照顧者的關注，以至當局在相關政策上所投放的資源，不應也不能取代被照顧者所得的支援。反過來說，正如近期頭版專題指出，在確立照顧者為本的政策之前，應先有以殘疾人士為本的政，後者比前者需要更為迫切。當被照顧者得到妥善照顧，照顧者的壓力自然減輕；而被照顧者更不至於落入更悲慘的境地。近日寫實電影《白日之下》所引起的哄動和關注，既表明社會大眾關注劣質私營院舍的狀況，也反映大家並不認同在香港這個已發展地區，老弱傷殘的最後出路就是這樣。今天，公眾關於政策的討論如何能夠左右官方想法，無人能說得準。無論如何，對於有需要的人，不論是照顧者抑或照顧者，民間社會近在身边邊的那點關懷與同行，為支援鋪橋搭路，對當事人來說肯定不會是無關痛癢的杯水車薪。

對本地教會群體而言，這份主動分享與關懷，猶如昔日耶穌喻道故事裡好撒馬利亞人的作為（路25:36），信徒教牧原本並不難明白，事實上也有一些教會與機構正在努力踐行，累積經驗可堪借鑑。然而，部份本地教會的內憂傾向，或是為了自我保護，或是出於營運需要，或是源自神學傳統，卻與這份好撒馬利亞人精神背道而馳。當因為種種原因看不見鄰舍的軟弱處境，沒有伸出援手，要在萬民受審判之時成為耶穌口中的綿羊（太廿五31-46），其實也份外困難。

這些年間，面對移民潮的衝擊，本地教會人數驟降，資源上和人手上都自顧不暇之感。然而信仰使生命的初心，無論為福音廣傳，抑或為主旨意得成，讓今世得以瞥見上主的憐憫與公義，不同的詮釋進路都總是包含一份外望的視野，不因自身匱乏而改變——痛苦與困厄，愈分擔愈輕省；恩典與祝福，愈分享愈加增。

一個已發展的城市，接二連三發生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失救至死的悲歌，除了迫令社會重新檢視各項政策與配套，也催促大家撫心自問：這城一向引以為傲的自力更生精神，是否過了頭，變成各家自掃門前雪，既苦待了鄰舍也蒙蔽了自己？特別是當移民潮未見放緩，人口老化不斷加劇，將家庭的社會福利功能視作理所當然，實在愈見不合時宜。至於社區照顧的精神，固然亟待推廣；但更重要的，是當局須對未來護老助弱的開支有實質而長遠的承擔，不要讓公帑虛耗於海市蜃樓般的項目。

時代論壇

教會設照顧者事工 社福機構增靈性支援

照顧者議題沸沸揚揚，有教會看到照顧者需要，特別設立相關事工，與照顧者同行。而早於二〇〇七年，中華基督教會基順愛的家已展開健障同行事工。基順學校本身為一間培育輕度弱智青少年成長之特殊中小學，近年服侍的對象擴大至智障及自閉青少年。該校早年以堂校合作方式推動福音事工，初期主要服侍該校校友、學生與家長及老師，近年陸續有區內街坊、智障人士服務機構的成員參與聚會。另外，禮賢會大埔堂近期主辦「與照顧者同行·同向前」聚會，以照顧者及長期病患者為對象，每月舉辦主題活動。

至於懷智的智親至愛，於二〇一六年已招募教會義工，擔任智障者家長的陪伴者，舉辦「關顧照顧者靈性」聚會。根據計劃的Facebook專頁，現時播道會恩福堂每兩個月會為家長舉辦一次主題活動。Jack亦是透過該計劃接觸教會並立志信主。Jack表示，藉著信仰，令他在照顧子女方面的焦慮、失眠情況，得到改善。



陳國明深信，靈性關顧需要更多的福音與屬靈元素，故今年與一些基督徒家長組成照顧者團契，聚焦於靈命與聖經分享。「部份家長一直有返主流教會，惟他們的負擔，一般弟兄姊妹未必明白，但在這個團契裡有同路人可互相服侍。這個團契不分宗派，亦不限於懷智的家長，其他有特殊需要子女的父母都可加入。」

福利政策固然重要，與此同時，照顧者亦需要身、心、社、靈的支援，提升內在力量。懷智於二〇一三年推出「智親至愛」照顧者支援計劃（下稱智親至愛），以照顧者幫助照顧者的方式，與智障人士家長同行。陳國明說：「始終照顧者最明白照顧者的經歷，所以我們想善用他們的經驗，讓全職照顧的家長得到幫助。」

智親至愛透過不同活動，讓家長有抒發空間，而更重要是重拾自我。現為智親至愛委員會主席的Jack形容，無論在特殊學校抑或工場，家長的身份只是某某的爸爸、媽媽，彷彿沒有名字。但參與計劃的家長，在聚會中可以自己的身份「示人」，有名有姓，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與意義，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。

處境未獲諒解 家人支援少感無助

智障人士家長切切體現何謂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，那麼護老者的處境又如何？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二〇二一年公佈的調查推算，社會上有超過一百一十二萬名照顧者，當中逾八十六萬人是照顧「需受照顧並與家人同住的長者」。譚小姐便是其中之一，現時全職照顧近九十歲的母親。

她與姊弟等人共四兄弟姊妹，自己跟弟弟與母親同住。大約九年前，譚小姐開始發現媽媽情緒不穩，更曾兩度企圖自殺，幸最終並無大礙。原以為媽媽患上抑鬱，最終確診是認知障礙。由於譚小姐當時的上班地點離住所不遠，起初她一邊工作，一邊照顧母親，每逢午膳時段回家打點媽媽飲食，公司亦體諒她的情況。



隨著媽媽的健康變差，又不時抑鬱發作，譚小姐請假陪母親覆診的次數漸趨頻密，上司也開始有微言，令她承受莫大精神壓力。加上家人對照顧媽媽的安排有分歧，也未能抽空協助照顧，令譚小姐更無助，甚至對家人的話變得敏感。「例如他們探望媽媽，發覺她有咳嗽，即會問東問西，建議這、提議那，令我很煩厭。我當然想媽媽好，但生活上許多事情未能配合，他們又不理解。」

全職照顧母親 失去社交圈子

雖說上司不滿經常請假，不過工作讓譚小姐可暫時放下照顧者身份，有喘息空間。直到兩年前她購得資助房屋，準備跟媽媽搬去新居後，可聘請外傭照顧母親，豈料單位面積比她想像中小，最後只好放棄聘請外傭的念頭；更甚至要放棄工作，變成全職照顧者。

儘管政府有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，不過相比一份全職工作的收入，可謂杯水車薪。現時譚小姐靠積蓄度日，內心不無徬徨。加上媽媽的情緒反覆，每次譚小姐跟別人通電話，媽媽都會問長問短，猶如念緊箍咒一樣。事實上，由於要全天候照顧母親，譚小姐漸已失去社交生活。有一次她參加朋友聚會，發現自己對許多話題都答不上嘴，朋友又只顧問候媽媽的情況，令她選擇不再見面。

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長者鄰舍中心中心主任陳麗儀指，許多人都是突如其來變成照顧者。例如長者突然中風、跌倒入院，出院後未能回復正常活動能力，家人頓時變成照顧者，而這些時候通常最徬徨無助。陳麗儀以此情況作例說：「理論上，醫務社工可為他們提供離院支援計劃，但照顧者可能當刻沒有表達、求助，又不知道從何查詢（照顧者）便會迷惘。」

服務五花八門 護老者卻求助無門

目前，社署資助的長者服務，包括有長者地區中心、長者鄰舍中心、住宿或日間暫託服務。雖然服務五花八門，但照顧者要找到正確的支援門路並不容易。陳麗儀舉例指，有護老者錯向地區中心或鄰舍中心尋找日託服務；又有護老者到地區中心查詢院舍申請服務，才發現長者居住的地區不屬該中心可協助轉介的範疇。「對照顧者而言，在如此緊急、無助的情況下，無法找到正確的支援，的確很沮喪。」

另一方面，社署自二〇一八年開始撥款予所有長者鄰舍中心及長者地區中心，為照顧者提供支援。陳麗儀承認市民大眾未必知道，加上不少人未必意識到自己的照顧者身份，故不懂得求助。為此，該中心今年三月開始主動落區，擺街站接觸照顧者，讓護老者了解照顧長者的資源，並向社區推廣相關服務。「即使社區上並非所有人均需相關服務，但可向身邊有需要的人如鄰居提供資訊。」陳麗儀認為，只有真正接觸到照顧者，才能讓現有的支援發揮效用。

素食餐廳化身長者暫託點

政府近年一直提倡「居家安老」，並透過日間護理中心、院舍等提供長者暫託服務。不過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（下稱服務處）早前公佈研究調查指，雖然護老者對暫託服務有需求，但他們對相關服務缺乏認識，而暫託服務在地點、時間、申請程序等多方面均未能配合護老者需要。服務處遂於今年五月試行「商社合作」的長者社區暫託服務，與深水埗多間商戶開展「角落休息暫」計劃。

商戶要成為暫託點，首先必須設有合適座位，讓長者坐得舒適，並有足夠空間方便擺放助行架。此外，由於每次暫託需時約一至兩小時，故商戶必須設有洗手間。素食餐廳「素年」位於深水埗的兩家分店，都已登記成為暫託點。餐廳負責人何潔婷認為，這些要求對餐廳來說很易滿足，加上每次都有義工協助照顧長者，所以提供暫託服務相對簡單。「我們毋須太多額外準備，只需提供座位和食物，很容易配合到。加上長者多數在下午茶時段來到餐廳，對我們營業沒有太大影響。」

體會照顧者壓力 學懂關心長者需要

照顧者會先透過服務處預約暫託服務，然後由服務處安排義工，帶領長者到指定的暫託點。店內亦擺放了一些小遊戲，供長者娛樂之餘，同時認識社署支援的暫託服務，為他們日後若需接受正規暫託，做好心理準備。

雖然有關服務推出至今只有約五個月，但已令何潔婷深深感受到照顧者的壓力。她分享其中一次暫託經驗：服務處原本安排好長者在某個時段到餐廳，但長者竟遲遲未出現。原來長者跟照顧者下樓期間走失了，幸而最終尋回。何潔婷指，從這次事件可以想像到照顧者需廿四小時看顧長者的壓力；即使簡單如下樓，對照顧者來說亦非小事。

藉著提供暫託服務，一方面體會到照顧者的需要；另一方面，對於素年這類有不少長者客的餐廳來說，也是培訓員工的機會。何潔婷解釋：「例如為長者備餐時，食物需要軟一點、不可辛辣；安排座位時，要避免冷風口直接吹向長者；遇上佩戴助聽器的長者，要調低餐廳音樂，避免造成干擾。現在同事接到訂枱查詢時，都會多問一句『有沒有長者』，以便及早作出安排；在介紹食物時，亦會留意長者的口味。」

（續上頁）